



乡村镜头

杨垛家戏

□杨星让

“高村唱戏，杨垛买地”。

唱戏和买地，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，怎么就扯到一起了呢？

高村是大村，逢年过节或者庙会集市，都要请戏班子唱几天戏。请戏班便要花钱，每家每户均摊。这种事多了，大户人家不在乎，小家小户却承受不起，只能卖地。小村全名杨家垛，也简称杨垛。高村与杨垛村连畔种地，高村卖地，杨垛买地。多年过后，杨垛人把地买到了高村村边，吓得高村人在村边砌了一堵墙，企图阻止杨垛人继续买地。

这是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了。

高村人爱热闹，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。高村是乡政府所在地，但这背后却有一段故事。

高村乡的地形是南北走向，沿着209国道两旁有十几个村庄。北起张薛，南至闫景，王亚庄位居中心，因此社址最初就选在了王亚庄。但王亚人却不答应，理由是占用他们村的土地。县里怎么做工作都不行，王亚人态度很坚决。高村人听说后马上表态，欢迎公社驻扎在他们村。高村北边只有两个村庄，社址选在高村，实在是太偏北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最终只能把社址定在了高村，但社名仍然是王亚公社。

王亚公社，社址却在高村，无形中给人造成许多麻烦和困惑。20世纪70年代，我在临汾工作时，回家探亲需要先坐火车到运城，再坐公共汽车到高村下车，最后步行几里路才能到家。一次回家，我身旁坐着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。攀谈几句后得知他要去王亚公社，便对他说，一起在高村下车。小伙子说他在王亚下车，我告诉他王亚公社就在高村，但他就是不相信。

到后来小伙警惕起来，好像我居心不良，想要骗他似的。车到了王亚村，小伙慌慌张张地跳下了车。我望着车窗外马路边孤零零站着的小伙子，脚下还堆着许多行李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，近几年才改为高村乡。后来高村乡又变成高村镇了。

高村是公社所在地，有一家食堂，一家供销社。但在最南端的闫景村，供销社、日杂店、食堂、信用社、邮电所等一应俱全，当然还有那座名气很大的闫景中学。有一年换发记者证，我的籍贯一栏赫然写着万荣县闫景镇。记者证是五年一换，我莫名其妙地当了五年闫景镇人。

杨垛村傍着高村这么个大村，高村热闹，杨垛也跟着沾光。比如高村唱戏，杨垛人只摊两条腿。高村有戏，杨垛人比高村人还兴奋，早早就来到舞台上。戏演到高潮时，掌声、喝彩声一阵比一阵高。

说来可怜，杨垛村村子太小，村里没有正儿八经请戏班子唱过一台戏。村里最大的文化娱乐就是放电影，虽然没有几次。记得村里第一次放电影是在学校。土墙上挂起一块白布，电影就开演了。那是一部戏剧电影《蝴蝶杯》，多年后我才知道剧种是河北梆子。

各村都兴办起宣传队，我们村也成立了宣传队。节目大多是自编自演，也有移植的，现学现卖。队员们白天在田间地头，晚上在大队部，就在地上站着表演，社员们嘻嘻哈哈围着观看。二姐当年是主角，她们还出村演出，登上了桥头村、高村的舞台。又是唱又是跳地闹腾一晚上，人家大队赠送给她们一块玻璃镜框，她们高兴极了。

这是家戏吗？我觉得算不上。我刚刚记事，村里闹过一次家戏。还是在大队部，拆了

我家的大车门，用碾场的碌碡支在下面，小孩子可以在底下跑来跑去地玩闹。演出的是眉户《梁秋燕》《杀狗劝妻》，可能还有别的节目，我都记不太清了。《梁秋燕》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眉户戏，好听好唱。《杀狗劝妻》主要是因为演狗的孩子招人喜欢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顶着件黑棉袄，在台上蹦来蹦去，很是滑稽可笑。他们唱得好不好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只记得那天很是热闹，全村人都来了。大队部就是一座三合院，和普通的农家院落一样，三分大。北边搭了个戏台，院子就没有多大地方了。好在村子小，人也少，能够挤下，也显得热闹。

这次闹家戏，在我们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。以至于好多年后，村里人还在津津乐道。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太太来家里串门，和母亲说起了那年的闹家戏，老太太说：“咱村那些娃娃就是唱得好，我怎么看都看不够！”

对于那次的闹家戏，年纪尚小的我是记不起什么了。为此我专门打电话向二姐求证。二姐大我两岁，她说她记得那次闹家戏。二姐说：“当时有一个过门不久的小媳妇，很腼腆，和人一说话就脸红，低头看自己的脚尖，不敢抬头看人。但她上了舞台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那身段，那碎步，那兰花指，那眼神，一出场就赢得了满堂喝彩。真格浑身是戏，唱得那叫一个好！一看就是行家，在娘家一定是闹家戏的台柱子。”

那次家戏，我的记忆里朦朦胧胧，一些情节只能脑补和想象：台上演员在咿咿呀呀地唱，台下村民仰着脖子全神贯注地看。看到热闹处，人群中便爆发出欢呼声、叫好声。

那是杨垛村村民的节日，杨垛村是闹过家戏的。

文化茶座

“老百姓”的释义与新解



□黎建月

“老百姓”三个字，是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自称，在当今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，仿佛公理，理所当然，没有人觉得它需要推敲、质疑，甚至考证之。其实未必，所谓司空见惯往往内里藏着文章。

老百姓之称呼，一般是指大众、民众、平民、普通人等底层群体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社会中有一定权势地位的阶层，如古时的达官显贵。

“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”《史记》中的句子，道出了老百姓之前的称呼：庶民、黎民、子民，甚至奴才。

那么，“老百姓”一词到底源于何时呢？

历史记载，“老百姓”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。那时“百姓”是指有姓之人，即古代有土地为有官地位的贵族通称。《尚书·尧典》中曰：“平章百姓。”而没资格进入“百姓”行列的，则被称为黎民或庶民。随着封建王朝更迭、社会变迁，出现了既非贵族也非奴隶的“中间地带”，且人数众多，“百姓”逐渐失去贵族意义，社会地位与庶民相似。于是百姓和黎民、庶民渐渐成了一回事。《诗经·小雅·天保》云：“群黎百姓，遍为尔德。”

那么，在百姓前加一个“老”字，是否表达曾经拥有过的“百姓”之身份？渐渐地，“老百姓”成为涵盖一个没有具体清晰面孔的底层阶级的泛指。如今自称老百姓者，语气中往往暗含着一丝丝谦虚之意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“老百姓”的称呼来源于中国宋代编写的《百家姓》，这个集合了当时社会几百个人口“姓氏”的册子，即是小时候背口诀溜瓜皮似的：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冯陈褚卫……而老百姓的“老”字，一

方面体现了“百家姓”的历史之悠久，同时也表达了人民对于中华民族古代姓氏文化的认可与传承。

那天，在一场文学讲座中，听到关于“老百姓”释义的最新版本，也是最温馨的一种说法。

文化茶座其间，讲座老师插入了一个互动环节，问大家中国人习惯称呼的“老百姓”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叫老百姓？回答当然是七嘴八舌。

最终，老师转述了她在党校学习时，听到的一位教授对“老百姓”的解释。她打比方说：“我的父亲姓张，母亲姓陈，外婆姓吴，老舅舅又姓薛，如此一直往上推，婚姻的生成使很多年以前我们的祖上都是亲戚连着亲戚，甚至极有可能拥有共同的祖先。因此今天的我们都有着上百个姓的血脉，一百个姓的基因之构成。所以说每个人都是百姓之人，都是百姓之身，也就是说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亲戚，都是一家人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教授关于“老百姓”一番新颖生动的解释，顷刻间引起了大家的共鸣，一下子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她还说，有句歌词唱道“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”，也就是中华大家园的本意所在。所以，倡导人与人之间要亲和友善，要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，互助互爱。

原来如此。按现今30年为一代人计算，三千年就是一百代人，如此，今天的每个人的血管里也必定流淌着一百个姓氏的血液。所以说“老百姓”这个乍听起来有些土气的称谓，其实是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。

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，“老百姓”三个字，正好诠释了中华民族树大根深、血脉和亲情的关联。

聚光灯

用考古实证解构《何以中国》

□高爽

由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，中央宣传部（国务院新闻办）“纪录中国”传播工程支持项目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“十四五”纪录片重点选题大型纪录片《何以中国》，将于12月9日起在东方卫视开播。

《何以中国》以百年中国考古丰硕成果为依托，开启万年时光旅程。纪录片《何以中国》共8集，以《秦汉》《摇篮》《星斗》《古国》《择中》《殷商》《家国》《天下》为题，从迈向一体化的秦汉帝国讲起，进而溯源至新旧石器之交，

见证中国大地上的人们走向农业定居社会，建立美学和信仰，组成家庭和社会，开始天南海北的文化交流，形成城邦和区域国家，最终诞生广域王权国家，形成早期中国大一统格局。

总导演于超介绍，纪录片以大量的全国性考古成果和文物组合，通过影视化叙事，描绘更为具体且有温度的先人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。制作团队也表示，片中，从礼器的摆放形态、家具陈列，到服饰造型，甚至一句解说词、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，背后都有考古依据。

（《今晚报》）

